

《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與劇場一起流浪到一世紀前

《立場新聞》

27.03.2019

旅行、出走、流浪，是當今世代浪漫的代名詞。儘管對於旅途的未知，帶著一絲興奮和不安，我們對於離開家鄉都是充滿想像和期望的。流浪是一種自由的狀態，盡情地將自己放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好像一塊泥膠一樣，手掌一拍，所有形狀都可以重新塑造，所有形態都可以重新構想。

譚孔文說：「對比很多人，自己流浪的經歷不多，最長時間的一次是 2003 年到日本黑帳幕劇團作交流。流浪異地，重新適應新環境和生活模式，發現自己從未見過的一面，然而當時我很快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生活，更發現獨處的美好——自己一整天留在自己的世界。因此，自此對於流浪這個主題的確存在許多（或過多）的想像：一個人在新的地方生活，身心都處於一個新的狀態，不停地接觸新的人新的事，心靈上受到多少的衝擊和碰撞？」

於是，譚孔文便將自己對於流浪的想像，投射在讀周壽臣的傳記中，當中提到清末有一段留美幼童的故事；那些滿腔熱血的少年，帶著期待又不安的心情來到美國，迷霧般的青春在西方文明的薰陶下，漸漸發現另一個自己。

「一百年前的流浪，和今天的流浪會有分別嗎？」，於是他就有了創作《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的構思。

沒有遺憾便不成青春

1881 年，一眾留美幼童在回國前打了最後的一場棒球場賽，到底是甚麼勾起譚孔文的棒球熱血魂呢？

日本動漫在不少香港人歲月時光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小時候模仿漫畫內的角色、想像他們的世界，很多細節和精神就滲透進一代人的血液裡，深刻地影響著他們。

譚孔文說自己小時候也是看日本動漫長大，對於友誼和團結所驅動的使命感，在運動漫畫中不停流汗、跑動、揮棒、入樽的情境，都營造一種熱血、具生命力的動感、努力爭取等的精神，都擁有許多想像和憧憬，而當中最印象深刻是《鐵拳浪子》：主角矢吹丈打完人生最後一場拳賽靜靜地低頭坐在台邊而完結淒美得一世難忘，由此，每次創作演出原來與兒時看過的漫畫回憶重疊起來，並通過劇場的方式重現。

過去浪人劇场的作品都是講求團隊的合作氛圍，如 2016 年的演出《Bear-Men》，劇中角色沒有明顯的主次之分，這種合作氛圍就好像進行一場棒場賽或《男兒當入樽》的籃球決鬥一樣，需要大家團結一起並肩作戰，失去誰的努力也會影響賽果，失去了誰的參與，演出產生不一樣的質感。

而在漫畫《二十世紀少年》認識到世博，更得知在日本人心目中世博是一個奇蹟，是穿越時代完美體驗現代化的象徵，彷彿是坐了穿梭機到達未來的感覺一樣。一百年前遠渡重洋的留學幼童，原來也去過世博，他們也是見證著一個時代的轉變，進入了西方文明的世界，對比清政府的封建落後，他們內心的衝擊感到底有多大呢？

他們在球場揮灑了最後一次的汗水，但青春的回憶不會因此完結，留美幼童滿腔遺憾但仍謹記離國初衷的韌力，會在《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淋漓再現。青春本來就是不完滿的，也是青春的特權和獨有的魅力。

浪人的現場音樂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最近的《湖水藍》？在浪人劇場大大小小的劇場創作入面，現場音樂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劇場元素。

在浪人劇場的創作路上，不少表演都是利用音樂與情境有機地配合，用聲音來敘事。甚至一向負責音響設計的梁寶榮在《Bear-Men》更走上舞台擔任表演者。基於表演者本身對音樂的敏感，他們更能感受到表演的節奏和氛圍，當表演者在做現場表演，同時又是角色，在台上便多了一套表演語言。

譚孔文說：「雖然大家對自己創作印象是視覺系，但其實自己對聲音更敏感。青年時一個人看了一套好電影，之後會買電影配樂 CD 放在 Discman 內隨時聽——坂本龍一、Michael Nyman 等配樂都成為當時的精神食糧。聽配樂比聽歌很容易創造出一個氛圍，令人不自覺地墮入某種情懷裡，一邊聽一邊回想電影的世界；到後來創作自己的演出時，就希望可在音樂及音效上多放心思。」

《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設定於 1881 年留美幼童到西方留學的青春回憶，所以創作時便萌生中西樂器並用的念頭。今次再度重演，音響設計師梁寶榮繼續發掘聲音的可能性，表演者陳嘉威和張蔓姿既是表演者亦會現場演奏音樂，讓大家一起感受一場像棒球場般熱血和恣意的演出。